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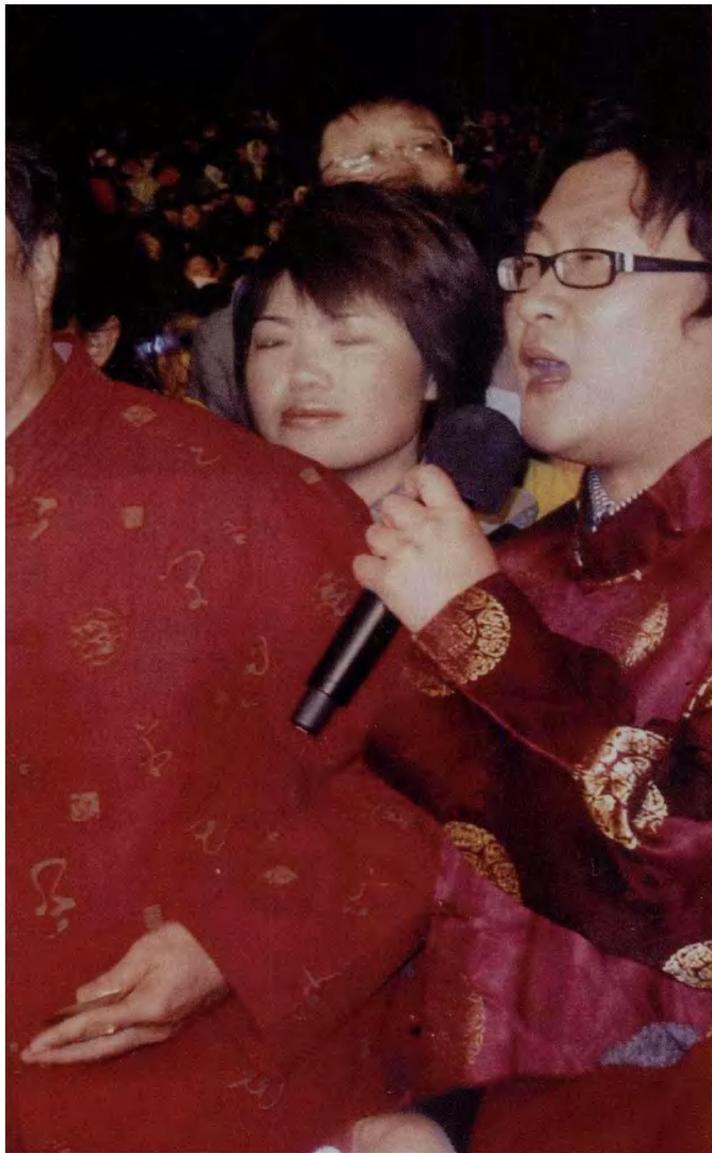
植根于民间沃土的曲艺家董湘昆

■蔡源莉

在曲艺行内，艺人的名字与曲种的名字连在一起的人不多，而且都是大曲种。著名演员如刘宝全、白云鹏、骆玉笙、小岚云等，一提起来大家都会自然地把他们与京韵大鼓联系在一起，与侯宝林、马三立名字连在一起的是相声，与花五宝名字连在一起的是梅花大鼓，与王毓宝名字连在一起的是天津时调，较前面各位，董湘昆是后来者，但是经过他的努力，与前者相同，他的名字已经与京东大鼓艺术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了，当人们听到京东大鼓时势必想到董湘昆，而说到董湘昆时自然与京东大鼓联系起来，董湘昆就是京东大鼓的符号。

我认识董湘昆老师是在1964年的春天，那时团领导安排我完成一项工作，即为京韵大鼓《光荣的航行》、天津时调《红岩颂》、京东大鼓《刘三姐对歌》记谱，而且要五线谱的总谱本。这对于1963年才从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天津曲艺团工作，且对于曲艺根本不了解的我来

说，难度简直是太大了。尤其是京东大鼓，因团里没有这个曲种演出，也没有录音资料，可以说几乎没听过，我便找到董湘昆老师，当面求教。董老师和弦师刘月循老师热情地不吝赐教，二人一位是一遍又一遍地唱，一位是一遍又一遍地弹，直至我记准为止。由于我的无知，摸不准旋律的走向，不熟悉它的节拍变化，在记谱时我是记一段问一次，这句是什么腔？那句是什么调？记完后我发现整个的《刘三姐对歌》竟然是由〔四平调〕〔双柔调〕〔上音下合调〕〔流水〕〔十韵调〕〔双高调〕〔金钩调〕〔十三咳〕〔上板〕等9个曲调的27次组合完成的。它是不同曲调的连接，但是没有像单弦牌子曲中曲牌连接或者叫转牌子的明显痕迹，其连接得顺畅连贯，让我这个音乐专业毕业的大学生，如果不问的话，光靠听是听不出来的。尤其让我觉得神奇的是，这来源不同、旋律各异的曲调经董湘昆老师的演唱竟魔幻般地全部京东



大鼓化了，而且都在《刘三姐对歌》中，变成了属于京东大鼓的唱腔。

1964年6月我完成了这项工作，曲谱寄到北京，不知什么原因，音乐出版社只出版了京韵大鼓《光荣的航行》和天津时调《红岩颂》的片段单行本。后来才知道这曲谱是为参加当年的亚洲音乐节所用。京东大鼓《刘三姐对歌》的曲谱没能出版虽有遗憾，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短短几个月与董、刘二位老师共同完成的这份曲谱，让我初步了解了京东大鼓，增长了曲艺音乐知识，使我终生获益匪浅，至今我还珍藏着这份总谱的手抄本。当我渐渐熟悉了曲艺，并最终走上了曲艺史论的研究道路之后，回忆起这段与董老师相处暂短的时刻，仍觉亲切。也正是在我的身旁曾经有像董湘昆老师这样的一批曲艺艺术的实践家们，有他们作我的后盾，我才能在研究曲艺史论的道路上底气足，走得稳。

董湘昆的成就是在其近六十年的舞台实践中演唱了大批反映现实题材的曲目，在此过程中，他在继承刘文斌的唱法的基础上，与弦师一起对京东大鼓的唱法和唱腔进行了改革和创新。他改京东大鼓必用京东方音演唱的定式为用京音演唱，他在演唱中保留了“怯腔”，但无“怯字”，既美化了字音又保留了京东大鼓的风韵。他擅于广揽博收各曲种的音乐唱腔，以及民歌、戏曲、艺术歌曲、流行音乐等形式的旋律曲调，为其演唱的新曲目设计唱腔。在创腔中他严格遵循“引进外来曲调不破坏京东大鼓的固有模式、不影响作品情节、不妨碍塑造人物、听来不牵强不别扭”的原则。由此，他所创演的每一个新曲目，其唱腔让人听起来既耳目一新又是那么的熟悉和亲切。这里我有一个感受很深的例子。

二十世纪60年代中期，董湘昆根据男声独唱歌曲《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移植演唱的京东大鼓同名曲目，家喻户晓很受欢迎。该曲目唱词是原封不动的八句歌词，只是根据京东大鼓演唱的需要对语气词作了些微调处理。其唱词是：“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千遍那个万遍呀下功夫，深刻的道理我细心领会（呀），只觉得心眼里头热乎乎。好像那旱地里下了一场及时雨呀，小苗儿挂满露水珠。毛主席的雨露滋润了我呀，干起那革命劲头儿足（啊）！”该曲目经电台播出传遍了街头巷尾，成为一个时期人们传唱的佳曲，其流行之广超越了原创歌曲，为京东大鼓的普及起到推动作用。此曲目还曾被灌制唱片，取名为《读毛主席的书》。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董老师曾获过不少劳模、先进等荣誉称号。当年，我曾经问过董老师为什么不到曲艺团来？他说，我是工人，我不想当专业演员，我还是愿意在厂里为工人演唱。以他当时的演唱水平，以他在曲艺界的地位，依他在观众中的影响，当专业演员是绝不逊色的。但是他还是愿意做他的业余演员，全心全意地研究他钟爱的京东大鼓艺术。这是因为京东大鼓艺术在他的心目中地位是神圣的，他是以一种虔诚的心来兢兢业业地耕耘着这块土地。而他更视为工友们演唱为乐事、责任，熟悉的工厂生活，是他创作的源泉，心灵寄托的净土。在工厂，在工友们之中，他与工友们共同体验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并用京东大鼓唱着他们共同的心声。可以说，是工厂成就了董湘昆，他生于斯长于斯，在这片沃土中绽放出民间艺术之花。

（责任编辑/刘红英）

（本文照片由付建设提供）